

論賈寶玉道家生命的追求與實踐

許竹宜

南華大學文學系碩士生

摘要

脂硯齋批《紅樓夢》的立意實在是一針見血：「開卷第一篇立意，真打破歷來小說窠臼。閱其筆，則是《莊子》、《離騷》之亞。」是其謂也。本論文以庚程本程甲本為底本的《紅樓夢校注》為文本，另以原始道家所闡釋的老子、莊子思想以為觀照，探索《紅樓夢》男主角賈寶玉的道家思想傾向與追尋。賈寶玉一生服膺實踐的人生觀、生活美學、哲學理念包涵有道家的無用之用、柔弱勝剛強、至樂境界、萬物齊同、生死氣化觀等核心思想，作者曹雪芹在很多部份有極為深刻的指涉與論述，可見作者用心立意之深。筆者欲尋此軌跡探究《紅樓夢》書中有關的道家思想內容，期藉此論文的歸納與探析，進而對這意蘊豐富的經典小說有更深刻的詮解。

關鍵字：紅樓夢、曹雪芹、賈寶玉、道家



壹、前言

《紅樓夢》被認為是中國傳統文化「百科全書式」的長篇小說，舉凡人生日常的飲食醫藥、詩詞歌賦、休閒娛樂、音樂戲曲、園林藝術、服飾器皿、歲時禮俗，甚至宗教哲學、人情心理，無不包涵賅備，內容包羅萬象。其中並蘊含有中國傳統的儒、釋、道文化思想，包括儒家重人倫、講禮教，佛家談出世、說寂滅，道家主張清靜無為、道法自然的內涵都包括在內，如今，研究《紅樓夢》這部小說已成為一個顯學，《紅樓夢》的作者曹雪芹被公認為中國偉大的古典現實主義作家之一，《紅樓夢》將中國小說藝術推到一個高峰，不僅照亮了中國十八世紀中葉的文壇，在世界文學領域裡，也是光彩耀眼的。曹雪芹能寫出如此撼動人心的巨著，和他的身世經歷以及曲折的生活體驗有絕對關係。

曹氏原是漢人，祖籍河北豐潤，約在明朝末期遷居東北瀋陽地方，入了滿洲籍，成為漢軍正白旗人。後來他的先人隨清入關，先在內務省供職，漸成煊赫一時的世家。康熙年代是曹家的鼎盛時期，康熙 2 年(1663 年)清廷設置江寧織造，第一任監督就是曹雪芹的曾祖曹璽，這官階雖不高，卻是當時最有錢有勢的要職。曹璽以下雪芹的祖父曹寅、伯父曹顥、父親曹頌相次繼任此職。康熙 5 次南巡，都以江寧織造署為行宮，其中 4 次都在曹寅任內，由此可看出當時曹家闊綽的程度以及康熙與曹家關係之密切，這些經歷，後來就成為曹雪芹描寫《紅樓夢》中賈家貴族生活的基礎。

雍正即位藉故將曹雪芹的父親曹頌免職，抄沒家產，煊赫一時的世家轉眼之間一敗塗地。曹雪芹的家世從皇親國戚的百年世家，落難成學家食粥的落破戶，他享盡繁華富貴，又嘗遍炎涼冷暖，居住地從王府高堂到僻巷村居；身分從貴族公子到窮苦平民；飲食從講究珍饈到學家食粥，這些曲折的人生經歷，正足以成為影響其思想變化的關鍵。曹雪芹將其曲折人生的經驗或苦痛，全都反映在其曠世巨著裡。《紅樓夢》一書帶有曹雪芹的批判性與反思性，曹雪芹欲以儒、釋、道、老、莊、玄學等思想來消解人生的困境，並詮釋人生的真諦，筆者將循老莊思想、道家脈絡作《紅樓夢》文本的深入探析，期與曹雪芹的人生價值觀相互關照，藉此將更有助於明瞭《紅樓夢》巨著藝術價值之所在。

貳、曹雪芹夢寐以求的名士風格

《紅樓夢》作者曹雪芹，名霑，字夢阮，號芹溪居士、或芹圃，生於清康熙 55 年(1716 年)，卒於乾隆 27 年(1762 年)¹。夢阮的「阮」即指魏晉名士「阮籍」，紅學專家余英時曾就曹雪芹字夢阮這件事分析：

¹ 參見劉夢溪文「1928 年胡適購得甲戌本《脂硯齋重評石頭記》，依據脂批，認定曹雪芹卒於乾隆 27 年(1762 年)除夕，改變了卒於甲申年的說法。」引自《紅樓夢與百年中國》，台北，風雲時代出版股份有限公司，2007 年 5 月，頁 86。



我們從思想的內涵方面考察曹雪芹何以特別接近阮籍與莊子。事實上，曹雪芹的反傳統思想基本上屬於魏晉一型，尤其是竹林七賢那種任情不羈的風流。…「夢阮」之夢即孔子夢周公之夢，絕不可等閒視之。²

曹雪芹以夢阮為字，其嚮往愛慕欽仰阮籍的人品風範自不待言，因此我們先了解阮籍其人其事，當更知其中的脈絡梗概。阮籍生於東漢(210~263)，三歲時父親阮瑀去世，少年時即酷愛詩書、善文章，個性放任，不拘禮教，最有名的事就是《世說新語》記載的：「阮籍嫂嘗還家，籍相見與別。或譏之。籍曰：『禮豈為我輩設耶？』」³、「遭母喪…籍飲噉不輟，神色自若。」⁴別人以悖禮疑之，阮籍不以為意，率性任情不怕議論的個性頗受時人側目。中年時期與嵇康⁵、山濤、劉伶、向秀、王戎、阮咸等人交遊，常集於竹林之下，縱酒玄談怡然自得，後世感其風，念其行稱之為「竹林七賢」⁶。

綜觀阮籍一生際遇，從青年時期充滿儒家濟世理想，追求作官成就立業之功，到中年時期感於朝政敗壞政治險惡，遂對仕途冷淡，行事作為皆採推諉態度，直至後期更是放浪形骸縱意酣飲，藉以擺脫政治困境。後人以慷慨就義大彈《廣陵散》的嵇康與其相比較，認為阮籍的政治性格無疑是懦弱的，如果捨此不論，阮籍崇尚道家思想，論宇宙主張自然，崇拜虛無；談政治主張放任，反對干涉；論人生主張適性自由，曠達恣意；行事作為大破一切禮法，主張擺脫制度的束縛，正是對當時假儒家之道，行個人野心之實的政治人物，作最大的抗議。阮籍放浪曠達的行事作為或人品風格，正是曹雪芹內心嚮往的典範，曹雪芹以夢阮為字，其個人的心志趨向概可知也。

曹雪芹的朋友敦誠曾寫過一首詩〈寄懷曹雪芹〉，其中可以概見曹雪芹清貧的生活狀態與不得志的際遇：

少陵昔贈曹將軍，曾曰親武之子孫。嗟君或亦將軍後，於今環堵蓬蒿屯。揚州舊夢久已絕，且著臨邛犢鼻褌。愛君詩筆有奇氣，直追昌谷披籬樊。當時虎門數晨夕，西窗剪燭風雨昏。接離倒箸容君傲，高談雄辯蝨手捫。感時思君不相見，薊門落日松亭樽。勸君莫彈食客鉢，勸君莫叩富兒門。殘盃冷炙有德色，不如著書黃葉村。⁷

即使生活不如意，但曹雪芹仍不失為一個曠達豪放的性情中人。敦誠在一首詩的《後記》裡，註記一段有關曹雪芹的軼事，看得出來曹雪芹奔放不羈的個性，和阮籍是一樣的：

〈佩刀質酒歌〉詩末小記

秋曉遇雪芹於槐園，風雨淋漓，朝寒襲袂，時主人未出，雪芹酒渴如狂，余因

² 見〈曹雪芹的反傳統思想〉《紅樓夢的兩個世界》，台北，聯經，1978年，頁250、251。

³ 參見楊勇：《世說新語校箋·任誕》，台南，平平出版社，1975年7月，頁551。

⁴ 參見楊勇：《世說新語校箋·任誕》，台南，平平出版社，1975年7月，頁548。

⁵ 嵇康(223-263)，三國魏銜人，喜歡彈琴作詩，後世稱為嵇中散。山濤(205-283)推舉他作官，嵇康作〈與山巨源絕交書〉以明志，後被司馬昭殺害。

⁶ 參見楊勇：《世說新語校箋·任誕》，台南，平平出版社，1975年7月，頁548。

⁷ 參見趙同：《紅樓猜夢》，台北，三三書坊，1970年10月，頁63。



解佩刀沽酒而飲之；雪芹歡甚，作長歌以謝余，余亦作此答之。⁸

據敦誠的另一首詩裡也有描述曹雪芹的生活樣貌；

〈贈曹芹圃〉

滿徑蓬蒿老不華，舉家食粥酒常賒。衡門僻巷愁今雨，廢館頽樓舊夢家。司業青錢留客醉，步兵白眼向人斜。阿誰買與豬肝食，日望西山餐暮霞。⁹

從詩中可以看見曹雪芹的家境清苦，已窮到了舉家喝粥的地步，但個性仍是桀驁不馴，對於看不慣的人也會有「步兵白眼向人斜」的狀況。曹雪芹以其一生最有意學習的人物為典範，將此形塑為賈寶玉的個性雛形，似乎可以理解。是然而賈寶玉與阮康的名士風格又不盡相同，今人樂蘅軍分析說：「…寶玉將名士的人格內涵，轉變到更個人主義，以及更詩意化和哲理化的方向，對寶玉這樣的「名士」來說，將感情注入世界，並體驗生命的意義，…寶玉使「名士」更添幾分嫵媚。」¹⁰

《紅樓夢》可以說是以老、莊思想為梗概，以名士人格型態為精神之一而開展出來，大旨談情的故事情節，當然其包涵的意象很廣，境界極高，《紅樓夢》的成就何其偉大，意義在此。循以老莊哲學思想為精神骨幹，將更有助於我們釐清作者的閱言大義，本論文主要探討主人翁賈寶玉的思想行為與老、莊思想之間的觀照與聯繫，這對於進一步欣賞《紅樓夢》內涵，絕對是有意義的。

參、賈寶玉的人生觀與價值觀

（一）無用之用的逍遙遊思想

莊子的逍遙遊思想主張人應當勘破功名利祿的束縛，但求無功、無名、並且破除以自我為中心的主觀想法，精神意志始得以遨遊於廣大的天地之間，自我的精神活動才能臻至優游自適的境界。這就是莊子〈逍遙遊〉中所說的那種境地：

今子有大樹，患其無用，何不樹之於無何有之鄉？廣莫之野，徬徨乎無為其側，逍遙乎寢臥其下，不夭斤斧，物無害者，無所可用，安所困苦哉？¹¹

當人真能無以有待，無所束縛遷就，心也就得以自在自適，而世人所認定的「用大」及「無用之用」只是在於不同的價值取向，如果總是以世俗的價值取向為依歸，難免就要被市場價值所奴役，更何況許多世俗認為有用的東西，並不是真正有用，而很多真正有用的東西，在世俗來看，卻認為沒有用，因此，所謂有用沒用，要怎麼定論呢？得其當則有用，不得其當則是無用，常常執著，難免有所牽制和拖累，人心也就永遠不得自由了。

⁸ 參見趙同：《紅樓猜夢》，台北，三三書坊，1970年10月，頁63。

⁹ 參見劉夢溪：《紅樓夢與百年中國》，台北，風雲時代出版股份有限公司，2007年5月，頁85。

¹⁰ 見樂蘅軍：〈中國小說裡的名士形象及其變貌〉《意志與命運》，台北，大安，1992年，頁331。

¹¹ 參見王先謙：《莊子集解》，台北，蘭台書局，1971年7月，頁13。



《紅樓夢》書中代表傳統儒家思想的人物是賈寶玉的父親賈政，他與寶玉之間的思想存在著無法調和的衝突與歧異，寶玉在周歲時抓周拿了脂粉釵環，賈政大失所望，怒斥其為「將來酒色之徒耳！」¹²，寶玉喜歡在姐妹丫環堆裡廝混，不把讀書功名利祿視為人生的重要目標，王夫人以「孽根禍胎」¹³、「家裡的混世魔王」¹⁴來形容他，別人對他的形容就是「淘氣異常，但聰明乖覺處，百個不及他一個。」¹⁵但因為寶玉待人隨和，下人小廝都不把他看得很慎重，只覺得他有些獸氣。賈政稟持傳統儒家的思想，自然認為讀書科考仕進才是讀書人的正途，寶玉愛讀的那些閒書(《西廂記》等)根本就算不得讀書，寶玉還不能光明正大的讀，不小心被黛玉看到了還叫黛玉不要跟別人說¹⁶，黛玉曾在言談間露出她讀過這些書的端倪，也受到了寶釵的勸戒。

總之賈政、寶釵這些人均把讀書求功名當官視為人生最高的指導原則，汲汲於功名是他們的行為準則，這種儒家積極入世的觀念與道家逍遙無待的觀念，其實是一體的兩面，境界與方法有所分別，但賈政始終視寶玉為不肖子，處處看不順眼；而寶釵與寶玉的心靈始終沒有交集，儒家、道家追求與成就人生的理想境界畢竟不同，方式有別，就是最大的原因。

單一的制用，無法侷限大材的利用；惟其無用，故能成其大用。寶玉看似無為，旁學雜收，完全以個人愛好來讀書，不以經世科考為目的的讀書取向，正是道家無求無待的人生觀體現。賈政認為寶玉學了一肚子胡言混語毫無用處，但寶玉果真只是個不學無術的人嗎？且看他在大觀園試才題對額時，對答如流、引經據典，甚至於他個人的想法頗有見地、獨出機鋒、清新自然，可見寶玉讀書只為張揚個人情性，無為而無不為的讀書態度，才是真正擺脫了舊儒窠臼，實踐的是道家精神中「無用之大用」的逍遙，充滿了讓心靈放曠逍遙的自在思想。

(二) 柔弱勝剛強的女尊男卑價值觀

《紅樓夢》第二回由冷子興之口說出寶玉對女孩子的評語是：「女兒是水作的骨肉，男人是泥作的骨肉。我見了女兒，我便清爽；見了男子，便覺濁臭逼人。」¹⁷而《紅樓夢》整篇思想梗概可以看出賈寶玉對清清女孩兒是絕對推崇的，認為未出嫁的女孩沒有沾染世俗市儈的俗氣，清新可喜，看似柔弱似水的女孩，常是不爭不尤，故能用委婉曲折之道成其偉大，這也就是老子思想裡的：「上善若水，水善利萬物而不爭，處眾人之所惡，故幾於道。」¹⁸、「知其雄，守其雌，為天下谿。」¹⁹

在老子的觀念裡，是曲則全、是枉則直、窪則盈、敝則新、少則得、多則惑、勢強必弱，物極則必然而反的，這是自然的現象，不易的道理。在曹雪芹《紅樓夢》書中開

¹² 見庚辰本程甲本《紅樓夢校注》第二回，台北，里仁書局，1984年4月，頁30。

¹³ 見庚辰本程甲本《紅樓夢校注》第三回，台北，里仁書局，1984年4月，頁50。

¹⁴ 見庚辰本程甲本《紅樓夢校注》第三回，台北，里仁書局，1984年4月，頁50。

¹⁵ 參見冷子興對賈雨村形容寶玉之語，庚辰本程甲本《紅樓夢校注》第二回，台北，里仁書局，1984年4月，頁30。

¹⁶ 參見庚辰本程甲本《紅樓夢校注》第二十三回，台北，里仁書局，1984年4月，頁365~366。

¹⁷ 參見庚辰本程甲本《紅樓夢校注》第二回，台北，里仁書局，1984年，頁30。

¹⁸ 見余培林注譯：〈上善若水〉《老子讀本》，台北，三民書局，2008年7月，頁17。

¹⁹ 見余培林注譯：〈知其雄守其雌〉《老子讀本》，台北，三民書局，2008年7月，頁61。



宗名義第一回，就說明所識女子才華出其之上：「…念及當日所有之女子，一一細考較去，覺其行止見識，皆出於我之上。何我堂堂鬚眉，誠不若彼裙釵哉？…」²⁰而賈寶玉的觀念是「天生人為萬物之靈，凡山川日月之精秀，只鍾於女兒，鬚眉男子不過是些渣滓濁沫而已。…把一切男子看作是混沌濁物，可有可無。」²¹與老子思想中的「將欲弱之，必固強之。將欲廢之，必固舉之。將欲奪之，必固與之。是謂微明。柔弱勝剛強。」²²的觀念相呼應。

莊子思想中也有一切強大的都要被淘汰、被催毀的概念，那就是《莊子·天下》篇中有所謂的：「堅則毀矣，銳則拙矣。常寬容於物，不削於人，可謂至極。」²³與賈寶玉欣賞的是女性如水的柔軟性、包容性，認為沒有沾惹男子氣的未婚女孩，特別能表現出她們個性中單純柔軟的特質，而這種特性正是鬚眉所以勝過看似剛強男子的珍貴利器。其他如寶玉所欣賞的秦鐘、北靜王、琪官等，也都是外表靈秀以及有著與女性相同慧黠聰敏等特質的男子，由此可見，寶玉認為柔弱勝剛強，柔軟的外在，其內蘊是更堅毅的剛強本質，這也是他價值觀中之「女尊男卑」的意義所在。

(三) 萬物齊同的平等思想

賈府以詩禮傳家，家族親人間對於長幼嫡庶的倫理分別是非常嚴明的，是以兒子要怕父親，弟弟要怕哥哥，庶出的兒女在心理上就要比嫡出的矮一截，這些輩分界限是很清楚的。照理寶玉是賈政嫡出，是主子，處處可以比別人說話大聲些，姿態高些，但寶玉卻從來沒有這樣的分別心，對於同父異母庶出而又個性卑儒的弟弟賈環，從來只是想盡弟兄之間的情理罷了，並沒有拿出作哥哥的氣燄來，對於周遭的姑娘丫鬟們更沒有主子的架子。為丫頭晴雯撕扇，以博她一笑；當平兒受鳳姐、賈璉夫妻的責打哭花了妝時，寶玉替她拿粉整妝，覺得略盡了心而感覺安慰；金釧因與寶玉調笑被王夫人攆走而投井，寶玉慚愧，藉其妹妹玉釧服伺他時，急忙陪笑甚至讓她先嚐蓮葉羹等等，都是寶玉以為人生而平等的價值觀使然。

《紅樓夢》第六十六回尤三姐打聽賈府的事，問到寶玉日常都作些什麼時，小廝興兒說他是：「…再則也沒剛柔，有時見了我們，喜歡時沒上沒下，大家亂玩一陣；不喜歡各自走了，他也不理人。我們坐著臥著，見了他也不理，他也不責備。因此沒人怕他，只管隨便，都過得去。」²⁴在寶玉心裡，是沒有嫡庶、長幼、主奴、尊卑等階級意識的，有的只是體恤下人，視人如己的平等胸懷。

莊子〈齊物論〉有所謂的：

「物无非彼，物无非是。自彼則不見，自知則知之，故曰彼出於是，是亦因彼，彼是方生之說也。」²⁵

²⁰ 參見庚辰本程甲本《紅樓夢校注》第一回，台北，里仁書局，1984年，頁1。

²¹ 參見庚辰本程甲本《紅樓夢校注》第二十回，台北，里仁書局，1984年，頁319。

²² 見余培林注譯：〈將欲歛之〉《老子讀本》，台北，三民書局，2008年7月，頁77。

²³ 參見王先謙：《莊子集解》，台北，蘭台書局，1971年7月，頁421。

²⁴ 見庚辰本程甲本《紅樓夢校注》第六十六回，台北，里仁書局，1984年，頁1035。

²⁵ 參見王先謙：《莊子集解》，台北，蘭台書局，1971年7月，頁20。



「天下莫大於秋毫之末，而太山為小，莫壽於殤子，而彭祖為天，天地與我並生，而萬物與我為一。²⁶」

「民食芻豢，麋鹿食薦，啣且甘帶，鴟鴞耆鼠，四者孰知正味？²⁷」

「麋與鹿交，鱖與魚游，毛嬙麗姬人之所美也，魚見之深入，鳥見之高飛，麋鹿見之決驟，四者孰之天下之正色哉！²⁸」

寶玉沒有主高奴下、男尊女卑的觀念，正是莊子萬物平等思想的極致實踐。莊子肯定一切人與物的獨特意義及價值，主張要作到「吾喪我」，「喪我」即是去除自我的成心成見，揚棄我執，打破自我的藩籬，因為各自所有的定見都不能涵蓋宇宙之全。美醜、高下、大小、壽夭、長短，都只是站在特定的立場所持的觀點，若能捐棄既有的立場，萬物都是平等的。

寶玉實現莊子的齊物觀，沒有自我成見，當然就沒有所謂高下主奴嫡庶之階級分別。而人之所以有分別心，在於立場的不同，所以往往有小者慕大，卑者慕尊，愚者慕智，有句話稱：「換一個位子換一顆腦袋」，指的都是這種因位置立場改變，思考的方法也改變的意思，但若是拋棄大小、形體、外相等具象主觀的不同，放眼自然，雖萬殊不齊，但其實都是一樣的。

(四) 至樂境界的追求

人的心裡常會渴望有一處可以盡情自在、無須煩惱、隨心所欲的安樂窩、清淨土，不用擔心考試，不受情感束縛，沒有所謂責任、道德、義務、使命的枷鎖，大可盡情任性、放曠自然的地方。在我們的想像裡，諸如天堂、極樂世界之類的地方才能達到這等無所罣礙的境界，但那些地方據說是死後成仙成佛者才能去的地方，要到死時才能享受的境界似乎又遠不可及，於是有人便創造了烏托邦的神話或寓言，期望在有意識的狀態或現時當下就能達到如此境界。例如陶淵明〈桃花源記〉便是對這種境界的嚮往：「土地平曠，屋舍儼然，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屬。阡陌交通，雞犬相聞。其中往來種作，男女衣著悉如外人。黃髮垂髫，並怡然自樂。…問今是何世。乃不知有漢，無論魏晉。」²⁹

《紅樓夢》的作者曹雪芹瞭解現實中許多無可避免的塵囂雜擾，當然非得在現實之外尋求一個清淨無擾的世界，好安頓這一干多情至性粉雕式的男女主角，於是「大觀園」於焉成立。老子思想中的「小國寡民」常常就是中國淨土寓言的原型：

小國寡民，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，使民重死而不遠徙。雖有舟輿，無所乘之；雖有甲兵，無所陳之。使民復結繩而用之。甘其食，美其服，安其居，樂其俗。鄰國相望，雞犬之聲相聞，民至老死不相往來。³⁰

《莊子·馬蹄》篇中對一種至德之世的嚮往或緬懷也有談到這種境界：

²⁶ 參見王先謙：《莊子集解》，台北，蘭台書局，1971年7月，頁27。

²⁷ 參見王先謙：《莊子集解》，台北，蘭台書局，1971年7月，頁32。

²⁸ 參見王先謙：《莊子集解》，台北，蘭台書局，1971年7月，頁32。

²⁹ 參見馮欽立校注：《陶淵明集》，台北，里仁書局，1982年9月，頁165~166。

³⁰ 見余培林注譯：《老子讀本》，台北，三民書局，2008年7月，頁160。



故至德之世，其行填填，其視顛顛。當是時也，山無蹊隧，澤無舟梁；萬物群生，連屬其鄉；禽獸成群，草木遂長。是故禽獸可係羈而遊，鳥鵲之巢攀援而闢。夫至德之世，同與禽獸居，族與萬物並。惡乎知君子小人哉！同乎無知，其德不離，同乎無欲，是謂素樸，素樸而民性得矣。³¹

曹雪芹創造一個超越古今、沒有名利、毀譽、世俗韁索的至樂之園，在天上叫「太虛幻境」，在人間則名為「大觀園」。太虛幻境是個仙鄉，清淨女兒之境，是大觀園群芳最後回歸之所。賈寶玉神遊至此，「但見朱欄白石，綠樹清溪，真是人迹稀逢，飛塵不到。」³²氣象清新絕塵脫俗，難怪寶玉就想：「這個去處有趣，我就在這裡過一生，縱然失了家也願意，強如天天被父母師傅打呢。」³³即使受賈母、王夫人寵愛，被眾丫鬟環繞服侍的賈府少爺寶玉，看似享盡富貴但也不是總能盡如己意，望見一處桃源仙境，竟然也渴望長駐於此呢！賈寶玉生命中追尋與嚮往道家至樂境界的思想由此可為濫觴。

賈寶玉在大觀園剛竣工時，隨父親與一干清客省視園子，發表了他個人對於林園的看法，寶玉認為稻香村乃人力穿鑿扭捏而成，「…遠無鄰村，近不負郭，背山山無脈，臨水水無源，高無隱寺之塔，下無通市之橋，峭然孤出，似非大觀。…古人云『天然圖畫』四字，正畏非其地而強為地，非其山而強為山，雖百般精而終不相宜…」³⁴可以看出寶玉認為園林氣象貴在天然而致，若非其地而強為地，人為斧鑿的痕跡太過就非佳境。相對的，道家認為世俗所追求的快樂，常是富有、尊榮、長壽、名聲、成就，然而富人「苦身疾作，多積財而不得盡用。」³⁵求長壽的人，常精神恍惚，「壽者惛惛，久憂不死。」³⁶何苦來哉？求高官厚祿，勉力求之，勞攘困頓，而百年之後，終化為塵煙。凡追求身安、厚味、美食、悅音、美色，汲汲營營求諸於外在形體的快樂，非天然而以致之，終究不得身體的安頓、心靈的滿足，所以道家主張要達到身心的自適與獲致真實的快樂，唯有虛靜恬淡絲毫不要勉強做作，「無為」得以致之，寶玉推崇的「天然」之義，於此可通。

如同寶玉造訪太虛幻境是夢中無心偶入，寶玉和眾姐妹進入大觀園也是由元妃諭命的機緣而進入的，兩者皆是寶玉無求而致。相較於大觀園外賈府假詩禮真濁臭的現實世界，大觀園可真是個清淨的夢幻國度了。寶玉隨眾姐妹進住大觀園，是因為元春認為寶玉：「自幼在姐妹叢中長大，不比別的兄弟，若不命他進去，只怕他會冷清了，一時不大暢快，未免賈母王夫人愁慮，須得也命他進園居住方妙。」³⁷寶玉自從進得大觀園以來，真可說是快樂不羨仙，心滿意足，「再無別項可生貪求之心。每日只和姐妹丫頭們一處，或讀書，或寫字，或彈琴下棋，作畫吟詩，以至描鸞刺鳳，鬥草簪花，低吟悄唱，

³¹ 參見王先謙：《莊子集解》，台北，蘭台書局，1971年7月，頁114。

³² 參見庚辰本程甲本《紅樓夢校注》第五回，台北，里仁書局，1984年，頁83。

³³ 參見庚辰本程甲本《紅樓夢校注》第五回，台北，里仁書局，1984年，頁83。

³⁴ 參見庚辰本程甲本《紅樓夢校注》第十七至十八回，台北，里仁書局，1984年，頁259。

³⁵ 參見王先謙：《莊子集解》，台北，蘭台書局，1971年7月，頁211。

³⁶ 參見王先謙：《莊子集解》，台北，蘭台書局，1971年7月，頁212。

³⁷ 參見庚辰本程甲本《紅樓夢校注》第二十三回，台北，里仁書局，1984年，頁361。



拆字猜枚，無所不至。」³⁸因為園中那些女孩子，多是天真爛漫的年紀，坐臥不避，嬉笑無心，這也是作者曹雪芹嚮往的夢幻境界。寶玉自與他最欣賞與憐惜的清淨女孩們快樂的生活在一起後，「再無別項可生貪求之心」³⁹無有遺憾，略為記下寶玉入園後所寫的〈即事詩〉其中二首，或可概述其快樂滿足的情形，舉例如下：

〈夏夜即事〉⁴⁰

倦繡佳人幽夢長，金籠鸚鵡喚茶湯。
窗明麝月開宮鏡，室靄檀雲品御香。
琥珀杯傾荷露滑，玻璃檻納柳風涼。
水亭處處齊紈動，簾捲朱樓罷晚妝。

〈冬夜即事〉⁴¹

梅魂竹夢已三更，錦罽鸞衾睡未成。
松影一庭惟見鶴，梨花滿地不聞鶯。
女兒翠袖詩懷冷，公子金貂酒力輕。
卻喜侍兒知試茗，掃將新雪及時烹。

再看寶玉入住大觀園後的生活是「每日在園中任意縱性的逛蕩，真把光陰虛度，歲月空添。」⁴²只有在桃花源裡，才不必在意時光的停駐或飛逝，恣由耗擲不必可惜，是所謂「不知有漢，不論魏晉。」⁴³而黛玉住進有那「幾竿竹子隱著一道曲欄」的瀟湘館，薛寶釵住了蘅蕪院，迎春住了綴錦樓，探春住了秋爽齋，惜春住了蓼風軒，李紈住了稻香村，寶玉則住了怡紅院，每一處有兩個老嫗嫗、四個丫頭、個人奶娘親隨丫鬟不算外，還有專管收拾打掃的，寶玉就在大觀園當起快樂的「富貴閑人」了。三月中旬寶玉在沁芳閣橋邊桃花底下，和黛玉共讀《西廂記》，一陣風吹，桃花吹落滿地，一時之間興起多少共鳴的喜悅。⁴⁴寶玉及黛玉在大觀園裡享受時日爛漫與藝術的啓迪，二人萌生了純真愛情及婚姻自主的思想意識，中間雖有黛玉猜疑寶玉與寶釵的「金玉姻緣」，寶玉摔玉明志，後來誤會盡釋，兩人靈犀相通更加投契，大觀園成為喚醒青春兒女追求幸福的象徵。

中國寓言式的桃花源世界，發端於老莊道家思想中的至樂境界，追求心靈層次的安逸與自適。桃花源世界在歷史發展中的意義，常是文人士子為了躲避集權統治，避世遁隱的所在。曹雪芹創造的大觀園既是寶黛相知相愛的桃花源，也是寶玉規避仕途避免成為祿蠹國賊的避難所。在這裡，寶玉與眾姐妹們不計較誰長誰幼，兄弟姐妹亂叫，「坐

³⁸ 參見庚辰本程甲本《紅樓夢校注》第二十三回，台北，里仁書局，1984年，頁361。

³⁹ 參見庚辰本程甲本《紅樓夢校注》第二十三回，台北，里仁書局，1984年，頁363。

⁴⁰ 參見庚辰本程甲本《紅樓夢校注》第二十三回，台北，里仁書局，1984年，頁363。賈寶玉入住大觀園後所寫的四季即事詩之二。

⁴¹ 參見庚辰本程甲本《紅樓夢校注》第二十三回，台北，里仁書局，1984年，頁363。賈寶玉入住大觀園後所寫的四季即事詩之四。

⁴² 參見庚辰本程甲本《紅樓夢校注》第三十七回，台北，里仁書局，1984年，頁557。

⁴³ 參見逢欽立校注：《陶淵明集》，台北，里仁書局，1982年9月，頁165~166。

⁴⁴ 參見庚辰本程甲本《紅樓夢校注》第二十三回，台北，里仁書局，1984年，頁365。



臥不避，嬉笑無心。」⁴⁵虛假的禮教在此消弭無蹤，每個人回歸最真摯的童心，歡笑悲哭恣意任情；桎梏人心的父權在此暫且無存，洋溢的是充滿詩情與藝術之美的生命樣態，這是寶玉所在的至樂桃花源，也是曹雪芹心之所往的人間樂土。

(五) 生死氣化觀

道家認為生死是一種氣化運行的自然現象，主張我們看待生死應一以觀之，像是面對四季的更遞，因為天地萬物(包括人的生命)乃由「氣」這一原質的聚散而生滅變化，我們應當處之泰然。如老子言「天下萬物生於有，有生於無。」⁴⁶、「夫物芸芸，各復歸其根。歸根曰靜，靜曰復命。」⁴⁷《莊子·大宗師》曰：「不知說生，不知惡死。其出不訢，其入不距。翛然而往，翛然而來而已。不忘其所始，不求其所終。」⁴⁸、「受而喜之，忘而復之。」⁴⁹「死生命也，其有夜旦之常天也。人之有所不得與，皆物之情也。」⁵⁰、「夫大塊載我以形，勞我以生，佚我以老，息我以死。故善吾生者，乃所以善吾死也。」⁵¹、「得者時也，失者順也。安時而處順，哀樂不能入也。」⁵²《莊子·知北遊》說：「人之生，氣之聚也。聚則為生，散則為死。若死生為徒。吾又何患，故萬物一也。」⁵³等等概念，都是把死生當作是自然變化的一種狀態，教我們要抱著隨遇而安的態度。

莊子視生死為萬物的自然氣化，使他在面對妻子死亡時，「箕踞鼓盆而歌」⁵⁴態度豁達，他說生死乃「氣變而有形，形變而有生，今又變而之死。是相與為春夏秋冬四時行也。」⁵⁵莊子突破世俗對生死的看法，歸結生死為「通天下一氣耳」，自然面對生死問題時，不憂不懼，服膺莊子思想的曹雪芹，在形塑寶玉的生死觀時並不是一蹴而成，而是透過大量的死亡事件逐漸形成的，有的來自感知，有的來自親身體悟，層層演進，最後才達到視死生為氣之聚散自然的道家境界。

《紅樓夢》裡賈寶玉最先面對的是秦可卿的死亡，夢中聽說可卿死了，只覺心中似戳了一刀的不忍，直奔一口血來；面對知交好友秦鐘的死亡痛哭不已，可知初時至情至性的寶玉執於死亡之痛，與一般人無異。再寫到黛玉因為晴雯不開門之事，錯疑寶玉，心中無限傷感，獨自到曾與寶玉葬花的山坡處流淚，寶玉不解黛玉為何不理他，想等之後再問她，不自覺也奔來那日與黛玉葬花處，聽到黛玉的哭訴：「儂今葬花人笑痴，他年葬儂知是誰。」⁵⁶、「一朝春盡紅顏老，花落人亡兩不知。」⁵⁷等句，不覺慟倒山坡之上。千絲萬縷勾起寶玉的思緒：

⁴⁵ 參見庚辰本程甲本《紅樓夢校注》第二十三回，台北，里仁書局，1984年，頁361。

⁴⁶ 見余培林注譯：《老子讀本》，台北，三民書局，2008年7月，頁87。

⁴⁷ 見余培林注譯：《老子讀本》，台北，三民書局，2008年7月，頁36。

⁴⁸ 參見王先謙：《莊子集解》，台北，蘭台書局，1971年7月，頁76。

⁴⁹ 參見王先謙：《莊子集解》，台北，蘭台書局，1971年7月，頁76。

⁵⁰ 參見王先謙：《莊子集解》，台北，蘭台書局，1971年7月，頁79。

⁵¹ 參見王先謙：《莊子集解》，台北，蘭台書局，1971年7月，頁80。

⁵² 參見王先謙：《莊子集解》，台北，蘭台書局，1971年7月，頁87。

⁵³ 參見王先謙：《莊子集解》，台北，蘭台書局，1971年7月，頁264。

⁵⁴ 參見王先謙：《莊子集解·至樂》，台北，蘭台書局，1971年7月，頁213。

⁵⁵ 參見王先謙：《莊子集解·至樂》，台北，蘭台書局，1971年7月，頁214。

⁵⁶ 參見庚辰本程甲本《紅樓夢校注》第二十七回，台北，里仁書局，1984年，頁429。

⁵⁷ 參見庚辰本程甲本《紅樓夢校注》第二十七回，台北，里仁書局，1984年，頁429。



試想林黛玉的花顏月貌，將來亦到無可尋覓之時，寧不心碎腸斷！既黛玉終歸無可尋覓之時，推之於他人，如寶釵、香菱、襲人等，亦可到無可尋覓之時矣。寶釵等終歸無可尋覓之時，則自己又安在哉？且自身尚不知何在何往，則斯處、斯園、斯花、斯柳又不知當屬誰姓矣！因此一而二，二而三，反復推求了去，真不之此時此際欲為何等蠢物，杳無所知，逃大造，出塵網，使可解釋這段悲傷。⁵⁸

寶玉意識到人物必有之消亡結局，引發其對死後的遐想，他曾對襲人說：

只求你們同看著我，守著我，等我有一日化成了飛灰，---飛灰還不好，灰還有形有跡，還有知識。---等我化成一股輕煙，風一吹便散了的時侯，你們也管不得我，我也顧不得你們了，那時憑我去，我也憑你們愛那裡去就去了。⁵⁹

紫鵲試探寶玉，說黛玉即將回蘇州家去，急得寶玉出了一場呆病，病好之後寶玉曾對紫鵲說：

我只願這會子立刻我死了，把心迸出來你們瞧見了，然後連皮帶骨一概都化成一股灰，---灰還有形跡，不如再化一股煙，煙還可凝聚，人還看見，須得一陣大亂風吹的四面八方都登時散了，這才好！⁶⁰

寶玉這些「死後化為煙灰隨風吹散」的遐思，相近於莊子「以天地為大鑪，以造化為大冶。」⁶¹視生命與自然同化的精神。寶玉受道家生死氣化觀概念影響而有的「誠心感應」說，詳見於《紅樓夢》第五十八回寶玉對芳官所說的一席話：

...即值倉皇流離之日，雖連香亦無，隨便有土有草，只以潔淨，便可為祭，不獨死者享祭，便是神鬼也來享的。你瞧瞧我那案上，只設一爐，不論日期，時常焚香。他們皆不知原故，我心裡卻各有所因，隨便有清茶便供一鍾茶，有新水就供一盞水，或有鮮花，或有鮮果，甚至葷羹腥菜，只要心誠意潔，便是佛也都可來享，所以說，只在敬不在虛名。

雖生死兩界，透過誠心之祭可以達到感通的境地，人生人死只是形質的不同，氣之聚散耳。所以當寶玉聽到小丫鬟說死去的晴雯作了芙蓉花神，轉悲生喜，指芙蓉笑說：「此花也須得這樣一個人去司掌。」⁶²後特別師法楚人之《大言》、《招魂》、《離騷》、《九辯》、《枯樹》、《問難》、《秋水》、《大人先生傳》等，杜撰了一篇《芙蓉女兒誄》，由晴雯素喜之冰鮫縠一幅楷字寫成，備晴雯所喜之物，於夜月下掛之於芙蓉花枝上向晴雯涕泣祭念，其中有：

瞻雲氣而凝盼兮，彷彿有所覘耶？俯窈窕而屬耳兮，恍惚有所聞耶？期汗漫而無天闕兮，忍捐棄余於塵埃耶？倩風廉之為余驅車兮，冀聯轡而攜歸耶？余中心為之慨然兮，徒嗷嗷而何為耶？君偃然而長寢兮，豈天運之變於斯耶？既窈

⁵⁸ 參見庚辰本程甲本《紅樓夢校注》第二十八回，台北，里仁書局，1984年，頁433。

⁵⁹ 參見庚辰本程甲本《紅樓夢校注》第十九回，台北，里仁書局，1984年，頁306。

⁶⁰ 參見庚辰本程甲本《紅樓夢校注》第五十七回，台北，里仁書局，1984年，頁890。

⁶¹ 參見王先謙：《莊子集解·大宗師》，台北，蘭台書局，1971年7月，頁88。

⁶² 參見庚辰本程甲本《紅樓夢校注》第七十八回，台北，里仁書局，1984年，頁1235。



窳且安穩兮，反其真而復奚化耶？余猶桎梏而懸附兮，靈格余以嗟來耶？⁶³

寶玉的《芙蓉女兒誄》雖情思纏綿，字字血淚，但終究也有如莊子思想中「察其始而本無生，非徒無生也。而本無形，非徒無形也。而本无氣，雜乎芒芴之間，變而有氣，氣變而有形，形變而有生。今又變而之死，是相與為春秋冬夏四時行也。人且偃然寢於巨室，而我嗷嗷然隨而哭之，自以為不通乎命，故止之。」⁶⁴、「亡，予何惡，生者假借也。假之而生，生者塵垢也。死生為晝夜，且吾與子觀化，而化及我，我又何惡焉。」⁶⁵有視死生皆如四時運行，乃自然變化，是一種無須喜也無須悲的那種透徹了悟。

相同於莊子面對妻子死亡時箕踞鼓盆而歌，因其對生死有澄澈的了悟，從秦可卿到晴雯，寶玉面對親人至愛的死亡課題，其心情觀念隨著人生的歷練產生變化，從錐心刺痛到道家的處之泰然，經歷了曲折過程，寶玉的心靈成長是付出痛苦代價的。

肆、結論

道家主張學道的層次是漸進式的，先外天下而外物，由外生進而朝徹，由見獨而無古今，臻至不死不生。「外天下」「外物」「外生」意即「遺棄世故」、「不被物役」、「無慮生死」，這些都是道家進道過程中的去障工夫。莊子在混亂的時代裡，行道以求實踐其逍遙的藝術人生，《紅樓夢》作者曹雪芹的現實人生先擁榮華後遭困蹇，深刻體驗「道無恆常」、「安時處順」的真理，漸次體悟道家的無用之用、至樂境界、萬物齊同、生死氣化觀等核心思想是為消解現實人生困頓的良方，託寓於寶玉並由以實踐人生，莊子的藝術人生庶幾為賈寶玉嚮往的人生，不啻也是曹雪芹所追求的人生境界矣。

⁶³ 參見庚辰本程甲本《紅樓夢校注》第七十八回，台北，里仁書局，1984年，頁1246。

⁶⁴ 參見王先謙：《莊子集解·至樂》，台北，蘭台書局，1971年7月，頁214。

⁶⁵ 參見王先謙：《莊子集解·至樂》，台北，蘭台書局，1971年7月，頁214。



伍、參考書目

(一)、專著

- 趙同：《紅樓猜夢》，台北，三三書坊，1970年10月。
- 王先謙：《莊子集解》，台北，蘭台書局，1971年7月。
- 陳鼓應：《莊子的哲學探究》，台北，日盛印刷，1975年10月。
- 楊勇：《世說新語校箋》，台南，平平出版社，1975年7月。
- 余英時：《紅樓夢的兩個世界》，台北，聯經出版社，1978年。
- 遼欽立校注：《陶淵明集》，台北，里仁書局，1982年9月。
- 曹雪芹原著：《彩畫本紅樓夢校注》(第一、二冊)，台北，里仁書局，1984年。
- 辛旗：《世界哲學家叢書·阮籍》，台北，東大圖書公司，1986年。
- 樂蘅軍：〈中國小說裡的名士形象及其變貌〉《意志與命運》，台北，大安出版社，1992年。
- 朱榮智：《莊子的美學與文學》，台北，明文書局，1992年3月。
- 曾昭旭：《充實與虛靈—中國美學初探》台北，漢光文化，1993年。
- 徐復觀：〈中國藝術精神主體之呈現—莊子的再發現〉《中國藝術精神》，台北，學生書局，1998年。
- 東方橋：《莊子的生活智慧》，台北，玄同文化事業，1998年2月。
- 劉夢溪：《紅樓夢與百年中國》，台北，風雲時代出版股份有限公司，2007年5月。
- 余培林注譯：《老子讀本》，台北，三民書局，2008年7月。

(二)、期刊論文

- 李艷梅：〈從中國父權制看「紅樓夢」中的大觀園意義〉《輔仁國文學報》，台北，1996年8月。
- 郭玉雯：〈紅樓夢與魏晉名士思想〉《漢學研究》第一期21卷，台北，2003年3月6日。
- 陳香莉：〈石頭記的道家思想研究〉，宜蘭，佛光大學文學系碩論，2006年。

